南浦溪边“月光光”

傅 菲

月光光，照四方，四方圆，卖铜钱。
铜钱掉，卖乌豆，乌豆乌，卖香菇。
香菇香，卖生姜，生姜辣，卖鞋拔。
鞋拔节节断，街头卖鹅卵。
鹅卵孵出鹅公仔，拎拎担担送大姊。
大姐留阿嬉，阿无嬉，
阿要转去拾苦槠。
苦槠希希苦，阿要转去赶牛牯。
牛牯希希滕，阿要转去蒸碗糕。
碗糕蜜蜜甜，阿要转去学耕田。
田里一蓬草，铲了一个天光早。
田里一蓬葱，拔回去喂鹅公。

在南浦溪，傍晚，我钓鱼时，听到了这首叫《月光光》的民谣。雾漫上河面，薄薄的。早起的月亮和将沉的夕阳一同浮在薄雾上。岸边的板栗树林里，一个老汉在捡拾板栗，背一个竹篓，用一个竹梢拨开落叶，不时地躬身捡板栗。他反反复复地唱《月光光》：月光光，照四方……。有那么一段时间，在黄昏来临之时，我背上渔具，独自去溪边钓鱼。钓上的鱼，大多是一些小鱼，鲫鱼、鲂鱼、翘白鱼之类的，有时还空手而归。在溪边独坐，渐渐变成了一种习惯。我不知道形成这个习惯的根源是什么，甚至不知道为什么选择在南溪边。钓鱼仅仅是一个恰当的由头罢了。

这是一段比较宽阔的河面，对岸有高大的杨树，树叶略微的泛黄。更远一些，是收割后的山坳田畴。田畴一层高一层，错落有致，两边的山峦往中间的高处收拢，形成山尖的叠峰。山边有三户人家，扑在一片桂花林里。灰褐色的瓦屋顶，蛰伏在湍湍的水声之中。幽凉的河风裹在脸上，像是脸的另一层皮肤。敞开的河面，有细碎的波纹掠过。晚归时分，有赶牛的人，有挑木柴的人，有放鸭的人，从水坝上走过。南浦溪，是闽北的一条主河流，是闽江的上游。我是它送走的无数客人中的一个。晚风吹拂的时候，月亮也在吹拂。凉幽幽的月色，和山间的沉寂、水流吐出的破碎感、峰峦相叠的苍莽，彼此交织在一起。咯，咯，咯，咯，在斑竹林里，锦鸡在叫。我似乎浑身长出了浓密的皮毛，匍匐在河滩上，成了一只兽，在草皮上打滚，吸湿漉漉的水气，听叽叽叽叽的斑蝥声。当然，我并不是第一次听《月光光》。在赣东北，我的故地，这是一首流传很广的民谣。只是已三十多年没听过了。

在闽北，我还听过一次。有一次，我去县城的路上，遇见一个骑电瓶三轮车的人，拉一副竹排，竹排上站着十只鸬鹚。我们似乎相识多年，突然在不确定的时候路遇。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姓季，穿高筒雨靴，满口被烟草熏黄的牙齿。他是一个打鱼人，身上有鱼腥味，厚厚的黄夹克上还黏着几片发亮的鱼鳞。我和他约定了第二天清晨，去南浦溪捕鱼。

在管厝古旧的河埠，我们顺河而下。天有玉质，温润的白。洋槐临河婆娑，野鸭在芦苇丛里噗噗惊飞。鲂鱼一群群在逐水浪游。渔翁老季用长长的竹篙撑竹筏，一篙高一篙低。鸬鹚呼啦啦地跳进水里，散开而去，扎入水里。晨曦在树梢的叶上，有了第一层羞赧的反光，淡淡水红色。溪面的波纹里，镀了荡漾的金色。老季叼着一根烟，说：“你是我这个竹筏上的第一个客人。我打鱼已经有三十八年了。”

鱼是河流精美的果核。鸬鹚嘎嘎嘎嘎地欢叫，当脖子塞满鱼的时候，还欢快地扇动麻黑色的翅膀。肥厚的脚蹼在不停地划动，仰翘起鼓囊囊的脖子，快速地噙动又长又扁的嘴巴，哗哗哗，跳到竹筏上。老季把脖子里的鱼掏出来，鸬鹚啄老季的手，细长刚硬的脚，跳起来。老季塞几条小鱼给鸬鹚吃，用手摸摸它的头和背部，当作一种犒劳。鸬鹚甩着头，吧嘚吧嘚，又扎入水里。沿着蜿蜒的山峦，南浦溪九曲而行，忽而东忽而南，岸边的菜地和稻田围着零星的三五人家。山上是茂密的杉木林和郁郁葱葱的竹林。山梁斜斜，缓缓向下。山堆叠着另一座山。老季说，十年前，一天能捕五六十斤鱼，经常捕上十几斤重的草鱼、鲤鱼，还捕过七斤多重的甲鱼和五斤多重的鳜鱼，现在一天好的时候能捕二十来斤鱼，最大的草鱼只有四斤来重。我知道，这是所有河流的命运，电瓶、农药、挖沙，鱼已无所藏身。我说，你为什么不选择电瓶电鱼呢？“鸬鹚捕鱼是一种乡野生活的格调，电鱼是渔人的耻辱。”他慢悠悠地撑着竹篙，慢悠悠地说。我很是惊讶他说出这句话。江水，木槿叶汁的颜色。老季从腰上取下老式军用水壶，放到嘴巴里抿了一口薏米酒，亮开嗓子唱：月光光，照四方，四方圆……。以前听《月光光》，觉得调子很柔和，舒缓，老少皆朗朗。老季唱得有几分悲凉和凄楚。肯定不是他门牙掉落两颗以至于漏音的缘故，也不是因为嗓音沙哑干燥。青山在水中漂移，乌鹊在空中飞翔，水岸的芦苇日渐枯黄，竹筏在飞快划动，回声在盘旋。群山间，我有苍然感。丹桂顺风飘香。老季唱得低缓，音节与音节之间，有滞留感，似南浦溪枯水季节时的流淌。

我客居在荣华山下。南浦溪环绕矮小的山冈，呈S形向东南角漫流。山下散落百余户人家。村名殿基。

九月廿二，我第一次去南浦溪边人家。他们举行社公拜祭仪式。一年一度的今天，他们举行隆重的仪式，唱社戏吃麻子粿喝米酒会晚餐，以祈福社公庇佑村民安康，庆祝五谷丰登。村里有一个社公庙，庙前有一块晒谷场，仪式放在这里举行。我到的时候，男丁正一个一个地上香，祭拜社公。祭拜的人，神情肃穆，衣着干净清爽，躬身而拜，一而再再而三。祭拜结束，社戏开始。社戏是南剑戏的支脉，原名乱弹。十番锣鼓登场，当当当叭叭叭，飞沙走石般酣畅淋漓。村民安静下来，一边喝酒一边嗑瓜子一边观看。剧目是《龙凤配》《杀西门》。南剑戏相传清末自江西传入南平，吸收民间音乐的地方语言而成。其唱腔以西皮、二黄为主，包含原板、紧板、垛子、倒板等不同板式，由“板洋调”、“二缓”、“青板”、“义和调”、“南词北调”及民间小调等曲调组成。角色行当分生、小生、外、旦、小旦、夫、净、副、末、丑等，素有“九角头”之称。剧团是民间小剧团，从邻近小镇请来的。酒是米酒，自家酿的，醇厚绵柔，有腻腻的油滑和甜味。在火炉里温热起来喝，让人不知不觉地醺醺然。作为惟一的外乡客，我所受到的欢迎是可想而知的。他们用浦城方言和我交谈。

入夜，黄澄澄的残月贴在天边。不远处的南浦溪卧在芦苇丛里，汩汩流淌。山梁在沉睡。我沿着山垄间的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宿舍。二十二年了，我从没如此安静地生活过，人间在近处，我在更远处。是的，我愿意做一个这样的人，在南浦溪边钓鱼，砍柴，烧炭，开荒种树，摘藤梨吃红薯，坐在屋顶上晒月亮，听百虫鸣叫，看夜鹰游寻。竹林沙沙沙响，我亮开嗓子，唱：月光光，照四方……。山野以它古老的沉寂，和我呼应。

通唐朝 巫水码头

邓跃东

站在湘西南城步县的巫水码头上，我苦吟着一副隐字联，思绪跟河水一样，绵延不尽地流向远方。

城步是全国第二个苗族自治县，处在湘桂边界的层峦叠嶂中。印象里苗族人走动不多，他们远离了主流文化的辐射，好像有点寂寞。当我第一次来到城步，当地的友人肖君就陪我到城外走走。

县城四面青山，绿水穿城，城郊平地稀少，多在石山坡地耕种。背山的绿荫间，有一座青砖黑瓦的民居，槽门上有翘檐石刻。肖君说，这是清代一位肖姓秀才的老宅，你是文人，你把槽门上的隐字联对上啰。走近一看，上面刻的是：宅近青山□□，门垂碧柳□□。门楣没有横批，是一幅百鸟朝凤的石刻图。我知道李白写过“宅近青山同谢眺，门垂碧柳似陶潜”的诗句，隐字联去掉三字，浅显晓畅。我心里有些感知，但就不能一下对上来，低头沉吟半天，心里反而惆怅了。肖君说，无数的人到过这里，还没谁对得妥帖过，前几年还搞了全国性的征集活动，也没发现眼明心亮的。城步苗地不可小觑啊！肖君见我陷入苦思，就说去河边走走,那边清凉幽静。

河水发源广西的群山，自南由北，蜿蜒而去，古来被称作巫水，流进沅江，通洞庭，汇长江。抬头望去，河岸上边就是留存的老城门，名叫“利济门”，拾级而上就入城了。站在城门回望，远山含黛，斜晖脉脉，江面十分开阔，水流并不急，应是深流。我感觉进入了充沛的气场，一种势持衡着江岸的静谧。肖君说，城步处于巫水的上游，古来舟楫穿梭，文人骚客商贾走卒，都在城边的码头上来去匆匆，现在河岸的石壁上还刻着很多的古代诗文呢！又是石刻，我不敢吭声了，但又好奇哪些高人上过这个码头。

仰着头慢慢看过去，看着看着，突然“王昌龄”的名字跳入眼里，他竟还留了墨迹！欣然看去，是一首七绝，《送柴侍御》：“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好诗好诗，我连连叹服诗的意境，诗里写的武冈就是城步古时的称谓，现在的武冈市处在城步县的东北。肖君不无得意地说，王昌龄这首诗给偏僻荒芜的城步增辉不少，尤其是“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一句，不知抚慰了多少旅途上的疲惫心灵，而那温暖的力量是从城步传出的！

王昌龄是西安人，年轻时跃马河西，写出热血沸腾的《出塞》《从军行》。我年轻时也曾行军西北，没打过仗，只能在古凉州的漠野上捧读他的诗，虽燕然未勒，却也感受了武功军威。但是王昌龄壮岁被人杀害，以至现在很难买到他的诗集，因为内容远不够印行一个单册。王昌龄是不幸的，想不到我卸甲多年后，竟在偏远的湘西深山遇上了他！

我问肖君，王昌龄怎会寄情城步一隅呢？肖君说，王昌龄贬到一百公里外的龙标县当县尉，就是现在的洪江市，他的朋友柴侍御要来城步，他前往送行，舟行千重山水，分离赠诗，城步有幸入了他的诗心，有了文光，行得远呢，你看，码头的水都流到唐朝了！

看着得意的肖君，我故意问他，李白给贬落至此的王昌龄写过一首诗你知道吗？肖君说，那不是《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么：“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乘舟到龙标要经过辰溪、酉溪、巫溪、武溪和沅溪，五溪逶迤千里，那要经停多少码头，涵咏多少诗文！肖君说，真是青山有幸，李白虽没有来过这里，被贬至夜郎因获赦没有成行，但他带着明月，飞过五溪，心灵抵达了码头。王昌龄心有戚戚，不但在龙标的芙蓉楼旁捧出了“冰心玉壶”，还把一轮明月送给了柴侍御，即使再深的忧伤，也被明月清辉润开了。

码头流水到唐朝！多么灵妙，多么悠远。城步就这样跟唐朝攀上了文缘，让我这外县人竟有了嫉妒。我顺着肖君的得意不住地遐想，这条巫水逶迤而去，跟下游很多的河流相连，那也让无数的文人官宦到达各个码头，然后留下诗词文章。白居易曾在蓝桥写下“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可知码头驿馆文事的繁盛了。这成了传播诗文的一个重要渠道，河流运载的分明是璀璨的文化啊！一江浪花那么耀眼，那是诗文的另一种颜色呢。

文化的承传和繁盛就是这样，小溪有水大河涨，江湖相连通海洋。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从小地方发展形成的，小地方的文化，为大地方的文化提供着养分，国家的文化，就是区域文化的自然融合。如此，河流经过的地方，是多么的幸运，不说先人讲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连一条巫水都能流向唐朝，怎不令人骄傲！

千年文运，湘西五溪都流向了盛世唐朝，由此俯望，宋元明清……古时的人就不去比较了，仅看近代以来，河流上飘过的那些身影：熊希龄、沈从文、丁玲、谢冰莹、翦伯赞、周扬、周立波、黄永玉……他们与河流有着特别的关系，离开了河流，他们的人生就不是这般的图景。

水充满了生命的智慧。沈从文说他一生向水学习，其他人也对河流一往情深。丁玲27岁写出转型小说《水》，晚年念叨，要是有可能，再回到那片水边去；黄永玉说，最爱的是文章，近年在写一部《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他们脚步宽广，饱经沧桑，但最不忘的还是在熟悉的码头边尽情游弋，荡起千种浪花！

我想着漫长的巫水上，那一座座泛光的青石码头，它们承载了无数青衿长衫的沉重步履，却使多少文心停止漂泊，上了江岸。码头是游历者的方向，有了码头就有了根系，有了树干树枝，还有绿叶和果实。一个人毕生的颠簸，其实都在寻找一处的码头。这已渗入日常生活，寻访一位行家名望，人们都要称为拜码头呢！

俯瞰巫水依山而去，我想起先前的隐字联，觉得不必去苦想了。这本是出自李白的诗句，旨深意远，空余二字，不是叫人意会么。山下的巫水都流向了唐朝，那么旷远，那么悠然。

盛 装
（国画）
魏 恕

云边路

火把烧

甫跃辉

有时从冬天就得开始准备。冬天是云南的干季，天干物燥，雨水极少，天蓝得像一片深邃的水，水里恍若有丝丝暗影。通往山里的路积满浮土，一脚踩下，扑突一声，土灰飞起，久久不落。沿路朝深山里走，两侧的羊草果树（桉树）挺立着，顶上刀形的叶子切割开干燥的蓝色空气。更多的树是云南松。站定了听，呼呼呼呼——这片松林呼应着那片松林，这座山呼应着那座山。风从哪儿吹来，又要吹到哪儿去？此时若回头朝山下眺望，只见无数树梢在俯仰。风声衬托出巨大的寂静，山下的村子在这寂静里显得飘渺又迢遥。

光在山路里走，只会一无所获，须得深入到树林里。小时候上山，我常和奶奶一起。一年四季，无非是采茶、挖药、找菌子、摘黄果儿，冬天却不适合这其中任何一项。除了松树羊草果树等绿着，地上的草和灌木大多枯黄了。这时节上山，奶奶是要找柴火，我一面帮着找柴火，一面正要寻觅火把节必需的松香。松香不在松树干上，是在松树根部。黄白色的，小拇指头大的一颗一颗窝在一块儿，好似松树下的蛋，多的话能有一大碗呢。这种松香是干燥了的，中间夹杂些枯干的松毛，闻一闻，一股苦涩的山林气息。这样的好运气当然不会总有。不少时候，捡到的松香是黏糊的，还没干透呢，且沾了泥土和青苔。有人说这样的更容易燃烧，我却总不大喜欢，但也管不得这许多了。

松香拿回家后，得再晒上几天，等完全干透了，找个木棍或瓦片，把松香碾成粉末，最后放进方便袋里备用。如此，算是完成第一项准备工作了。

第二项更重要的准备工作就要开始了。那是什么？当然是扎火把。

我们总想着，火把要扎很粗，至少小臂粗，最好小腿粗，更好的当然是有大腿那么粗了。我妈看我们把火把越扎越粗，给个白眼，说都有中柱粗了！

火把还要扎得长。所以不能用松柴，松柴硬脆，扎长不易；竹篾柔软，才有长的可能。竹篾哪儿来呢？自然得从我妈那儿弄。我妈靠破篾子编毯笆贴补家用。破篾子会得来很多下脚料，下脚料会被我妈晒干了当做柴火。我们就从这些下脚料里拿——当然是偷偷地拿。但总会被发现的，发现时，竹篾已经被我们扎成火把了——不记得我妈有没有过把火把重新拆成柴火的劣迹，大概是有的吧？因为我总记得，火把是要小心翼翼保护着的。晴天了晒出去，雨天了收进来，一天一天，火把表面的竹篾干燥得卷曲了，中间填进去的松果干燥得豁开了嘴，顶端夹着的松毛干燥得仿佛自己会烧着。

干季过去，雨季来临了。

云南的雨是说来就来的，忽然之间，乌云漫卷，大风呼啸，树木低俯，飞沙走石，雨哗啦啦啦倾盆直下。看大院子对面堂哥家的屋顶，焦渴多日的瓦片腾起一片青烟。雨水顺着瓦沟咕咚咕咚往下灌，瓦沟底下支了盆、支了桶、支了钵头，叮咚叮咚，夏天的音乐开始了。

不消几场雨，各种野花便争先从土地里挣扎出，大院子里可以见到牛筋草、车前草、马唐、鸭跖草、灰灰菜、鬼针草、龙葵、通泉草、泽漆、狗尾巴草、红蓼、益母草、何首乌、野燕麦、蛇莓……最多的要数马齿苋，院子快被马齿苋织就的地毯铺满了。大雨一停歇，绿的更绿了，开花的哪怕再平凡也会多几分亮丽。炽烈的太阳光里，混杂着土腥味的湿漉漉的空气里，飞来了蜻蜓、蝴蝶、蜜蜂，当然，也免不了苍蝇和蚊子。它们嗡嗡嘤嘤，济济一堂。夏天的音乐更盛大了。

这些植物名是我后来慢慢知道的，就像我很后来才知道，紫薇原来就是我们说的火把花。火把花是这时节最令人注目的植物了。在我家的自留地边，挨着水沟的地方，就有一大株。平日里是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的，夏天一到，恍惚一夜之间，它忽地开满了一树。红红的粉粉的，蓬蓬勃勃的，火把一样燃烧着。

火把花一开，火把节是真要到来了。

阴历六月二十四这天，最怕的就是下雨。可千万别下雨啊！孩子们祈祷着。只要有太阳，总还是要把火把再晒一晒的，也要晒一晒松香。余下的时间，就是等待。时间变得如此磨人，钝刀子割肉一般。夏日漫长，太阳迟迟不落。施甸的太阳落下，要到八点以后了。我们迫不及待，又极力克制着。等堂哥们高举火把出门了，我们这才带上松香，拿出火把，将火把头压低，点着了顶端的松毛。小小的火苗迅速蔓延，竹篾噼噼啪啪烧着了。我们忙举起火把。爸妈喊，放低些放低些，不要烧到房子！只好稍稍放低火把，心有不甘的，昂首朝门外跑。——许多年后，想起这个场景，似乎可以听见一粒火光射进黑夜腹地那剧烈的声响。但只一瞬间，连同我们的呼喊、心跳，全给黑夜吞噬了。

慢慢的，火把才从这浓稠的夜色里挣扎出来。

火把刚刚压低了又忙忙抬起，快烧到房檐了，又慌慌地压低一些。火星迸溅，灼伤黑夜的皮肤；火把碰撞，一个人遇见另一个人。聚在一起的光和热，走出村子奔向旷野。水稻、毛豆、玉米长势正旺，浓墨重彩的绿色湖泊里，蚊声煊赫如雷鸣。蚊子军团朝我们身上撞击，朝火光里冲杀。刺啦刺啦，蚊子的焦味儿刺激着我们的鼻子。野地里不再有易燃的东西，我们放肆地挥舞着火把，火光一圈一圈地纠缠着我们。接连朝火光里扔进一把一把松香粉，轰一声，又轰一声，火焰骤然升高又急速塌缩，黑夜如同粘稠的糖浆，伸缩不尽，绵长久远。星空底下，我们的大呼小叫，呼应着火焰的赫赫欢笑。

“火把火把甩甩，谷子结成拽拽；火把火把甩甩，蚊子屹蚤嘴歪……”

咒语一般念叨着。似乎丰收可期，似乎蚊子真可以被吓退。

汉村在东山脚下，抬头望去，远远近近，村头村尾，东山山寨，西山半腰，一点一点火把连缀着，成一条线，成一片锦，直要烧到天上去。我时常想，这时候爬到山顶朝下望，望见的施甸坝子会是怎样一幅图景？后来看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火烧赤壁，忽然想，欸，就应该是这样的啊！

火把渐渐短了。不得不往家里走，火把头不得不压低了再压低。许多大人站在路边，两眼盯牢我们，谨防我们身体的小小野兽忽然蹿出，高举火把奔向自由……大概是为了进一步拘禁住我们手里的火，大人们才会想出这最后一个节目来。

这是火把节最后的仪式，我们常舍不得把手里剩下的一小截火把投入火堆，但惋惜归惋惜，我们终将孤注一掷，让属于火的终归于火。最后一点儿松香粉扔进火堆后，火堆轰然巨响，四周明如白昼。这最后的火光映照着孩子们的脸也映照着大人们的脸，红彤彤的一张一张脸，面具般浮凸在黑夜的波涛之上。我们知道，最后的时刻来临了，纷纷朝火堆跑去——

跳过火堆，就没灾没病了；
跳过火堆，就快快长大了。

火堆在孩子们的跳跃里渐渐变小,变暗。此刻,星空暗淡,夏夜忧郁,微风不起,万物静止,是要下雨了吗？果然,雷声隐隐,大雨正在奔袭此地的路上，我们匆匆撇下熄灭的火堆逃回家，甚至忘记了回头瞥一眼……翌日醒来，大雨停歇了，我们看到，屋后的空地上，突兀地多了一摊浓黑如梦魇的灰泥。

最后一根稻草

——看马来西亚电影《分贝人生》

孔 曦

刚刚结束的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马来西亚电影《分贝人生》让我印象深刻：

中学没毕业的青年阿强和年幼的妹妹以及患精神病的母亲住在没有自来水的贫民窟里，阿强打工和母亲缝纫所得只够一家人勉强糊口。妹妹六岁生日那天，阿强开着摩托车载着妹妹外出庆祝，回家的路上，被一辆疾驶而过的轿车撞了。在医院苏醒过来的阿强得知妹妹死讯，急于安葬她，但他拿不出妹妹的出生证明，只能让她继续躺在太平间。此事令阿强十分焦虑，引发了他和医院管理方、母亲、老板的一系列冲突。当他终于说服母亲拿出积蓄，打算去“做”一张“出生纸”的路上，却发现了事故当晚的肇事轿车。

阿强没有报警，也没有潜心等候车主，而是砸车泄愤，引来了拘留他的警察；当保释他的义工小川带他和伙伴到议员家参加派对，在气派、丰盛的派对上，阿强再也没有耐心等小川的回音，而是打包了一些食物，和伙伴们匆匆离去。出门后，他们解气地松开了议员家门外送水车的水管，顺利地偷走了一辆高级轿车。

当偷来的轿车撞倒了一个骑摩托车的人，阿强初时也显得很震惊。但他没有像伙伴一样匆忙逃离，更没有幡然醒悟，而是冷静地开着赃车回家接母亲上车。他让母亲吹着轿车里的冷气，吃着他从派对上打包回来的食物，继续前行。义工小川打来电话，告诉他，议员愿意帮助他把妹妹的遗体从医院接出来，阿强听了无动于衷。对人间的善意，他已经失去信心。片尾，妹妹稚气的歌声在阿强心中回响：“回家吧，一起回家吧……”外面下起了大雨，然后是短暂的漆黑，然后，是剧终。有人称赞这是开放式的结局，我以为，结局就是阿强载着他母亲一起驶向死亡。他相信，这是去和妹妹团聚。

有责任感的编导、流畅的镜头语言、生动的演技，成功地展现了贫穷是怎样使一个年龄和体格上的成年人依然只是一个巨婴。在阿强的世界里，除了妹妹，除了一起偷车的伙伴和那个介绍他去做假证的什么哥，除了忙碌的义工小川，他从未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人世的温暖。更因为没有受过教育，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暴力和偷窃。

表面上看，是一场飞来横祸毁了阿强一家，但这起事故只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要解决贫穷这个世界性的难题，仅仅靠义工和人们的同情心肯定是不够的。如何让穷人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接受基础教育、自食其力，更是难题中的难题。

一部电影，倘若能引起观众思考它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它就成功了。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上，《分贝人生》获得了亚洲新人奖最佳影片奖、最佳摄影奖、最佳男演员奖。张艾嘉饰演的母亲可圈可点，很好地起到了绿叶的作用。